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四十回 入京師中堂仗義 下浙江欽使糊塗

話說葉氏在路上因禍得福，無意之中得了一個如花如玉的媳婦兒。原來五年之前，乃武正在餘杭，瞧見一個客人，被江洋大盜誣供，一捉到衙中，剩下了一個女孩，乃武見了，動了義憤，設法辯明了是非，救了客人性命，不想倒種下了今日姻緣，這客人正是那老者，女孩便是蘭英，當下葉氏等三人一路到了直隸省內，尚沒有到達天津。葉氏又因了路上受了風寒，害起病來，便不能再行。直到了今年二月下旬，葉氏方好，急急趕進京來，先找了族叔楊增生，把乃武的事情，細細說了一番。增生也很著急。聽得葉氏這一回進京，是去求夏同善中堂，相救乃武，便向葉氏道：「大娘娘。你且去見了夏中堂。看可有辦法，便是告部狀，也說不得咧，你們也不必另尋寓所，只在我家裡住下吧。」葉氏甚善，即同兒媳同住在增生家中，自己忙忙來見夏中堂，見面之後，葉氏即跪在地上，求夏同善設法搭救乃武。同善一面命葉氏起來，一面問乃武一案的根由細末，葉氏便將乃武起初與小白菜相好，以後聽了詹氏相勸，斷絕往還二年，這一回又是在省應試，萬萬不曾害死小大，必是另有其人，同了自餘杭縣案發，直到知府陳魯審結為止，一一的說了一回，同善聽得，暗想這事定是餘杭縣的鬼計，把詹氏幾次告狀，俱未審明，如今詹氏也禁在監獄的話告訴葉氏，這都是詳文所述。葉氏已離了倉前，沒有知道，同善卻在詳文中知道。葉氏一聽，越發著急，跪地不起，只求夏同善施救。同善沉吟道：「你且起來，這事尚不妨事。部文還沒有批准，可以想法，待我細細想個辦法就是。」葉氏忙叩首謝過，方回轉增生家中。同善聽得葉氏的言語。一則乃武是葉氏的胞弟，理宜幫忙。二則覺得這案乃武實是冤枉，應該替乃武雪冤。只是這案審到這般地步，如何是好？要翻過來，卻頗不容易，不禁大為躊躇起來。想了半天，方想得了一個辦法。暗道：「這事除非是同給事中王昕商議，因王昕這人，最鐵面無私，聽得一個犯人是屈打成招，總得想法反平，而且絕不收受賄賂，同自己、醇親王等，都意氣相投，自己去同他商議必然有些辦法，打定主意，即命人去請給事中王昕到家中商議要事。」不一時，王昕早到，見了同善在書房中落坐，同善即將楊乃武一案始末，同了乃武冤枉屈打成招，如今他姊姊葉氏特地進京求教，一一細細說明，請王昕想個辦法，可以在京中派下大員，專審該案，教乃武性命。王昕聽得，沉吟了一回道：「這事不難，只須去同醇王爺說好，我來上一奏，只說是省官覆審重案，常有意瞻詢，把官官相護之旨，因此百不得一可以清楚，如今楊乃武一案，內中弊竇甚多，歷次審詢，皆為官官相護所誤，非得派下大員，親審該案，不能釋人民疑慮。這本一上，托醇王爺在太后前說一聲，派一個清正些的人去，自不難將案反平了。」

同善聽得，很是不差，即重托了王昕。王昕答應，告辭回去。過了一天，王昕早向醇親王說好，上了一本。不一天，早批了下來：所奏已准，派學政胡瑞瀾專赴浙江、杭州，親審楊乃武一案，內中是否有冤枉之處，又批示刑部，在浙江遴選官員陪審。這旨一下，夏中堂忙先去探明了陪審官員是誰，卻是寧波知府邊葆誠，嘉興知縣羅子森，同了兩個分發在浙江的候補知縣，名叫顧德恆，龔世潼。同善知道之後，很是放心，因把前幾次審案的官員，都換掉了，不致仍加以前一般。隔了幾天，欽差胡瑞瀾陸辭之後，即行就道，到杭州去。臨行之時，夏中堂親自叮囑瑞瀾，這案十分之八是冤枉的，千萬審理清楚，不能再抱官官相護宗旨。又暗暗關切瑞瀾，乃武同自己稍稍有些關係，瑞瀾一口應諾，不負所托，方才出京。葉氏也由夏中堂告知，以為這一次總能昭雪乃武的罪名，心中安定了一些，住在京中，等候消息。胡瑞瀾出京之後，一路上很是平安，這時巡撫楊昌睿，知府陳魯，餘杭縣劉錫彤，都早知道。臬台蒯葆蓀卻已死掉，湖州知府錫光，他聽得有欽差大人到來，親審楊乃武一案，都嚇得手足無措。楊巡撫心中雖已明白乃武冤枉，只是已到如此地步；也不能再行審清的了，如今聽得王昕上本，派學政胡瑞瀾到省親自覆審，也覺慌忙。第一個是劉錫彤，最是發急，忙仍同何春芳商議。春芳道：「東翁，事情到這地步，除了化錢，還有什麼辦法不成？欽差大人既奉命而來，這事說不得京內有人主動，欽差臨行，自然著實相托，事在必清，因此這一回不去運動便罷，若是運動，卻不是三五萬銀子可以了事，必須要使欽差看了動心，方能成事。其餘幾個陪審官兒，還容易一些。東翁，可先去運動好了。欽差方面，便托楊巡撫設法方好，錫彤聽了，覺得除錢之外，實無別法，即點頭稱是。春芳又道：「小白菜那裡又得請太太辛苦一趟，不要又鬧出了上一回的事情。」錫彤便命林氏，準備三十萬銀子。好得林氏把家中的錢，都擲到劉家，帶在手邊，存在杭州省內足足有百餘萬光景，忙把錢庄上幾個存摺，取給了錫彤。錫彤一算，共有二十八萬幾千，知道不妨事了，即同林氏到杭州來。林氏又去看了小白菜，只說是子和進京設法，因此派下欽差，小白菜仍很相信。錫彤到了杭州，忙先去訪了兩個候補知縣顧德恆、龔世潼，許下了二萬銀子一個，請他們縮持原判。大部候補官兒，大都窮官，那一個不愛二萬銀子，便說妥交了銀子，錫彤見顧、龔二人說好，暗想最要緊的，自然是欽差大人，托楊巡撫說話，不知肯與不肯。不如先問問門丁沈彩泉再說，忙命人把沈彩泉請到，又許了他二千銀子，托他向楊巡撫說情，運動欽差。彩泉聽得有二千到手，很是歡喜，問道：「大人，你準備化多少呢？少了怕不成嗎？錫彤即伸了雙手道：「十萬如何？」彩泉道：「撫台大人呢？」錫彤道：「以前用過四萬，如今再加二萬吧。」彩泉點頭答應，回去向楊巡撫說了。楊昌睿一想，這事倘若欽差查明起來，都有不便，如今餘杭縣既肯這般化錢，若能說好，大家方便，即一口應諾。錫彤見巡撫答應，稍覺放心，即親自到寧波去見了知府邊葆誠，也化了四萬銀子說妥，又到嘉興，瞧了知縣羅子森，化了三萬銀子。一切就緒，方仍回到杭州，只待欽差胡瑞瀾到來，聽楊巡撫的消息，因此胡欽差還沒有到杭州，劉錫彤已布置就緒。這也是劉錫彤仗著林氏有錢，不然乃武早已昭雪的了。

胡瑞瀾那一天到了杭州，船還未到碼頭，早有人報知巡撫各官，在碼頭上迎接，一個個跪請了聖安，方同欽差相見。當下胡瑞瀾便在巡撫擇定的地點，打了公館。當夜楊巡撫即行來見欽差，悄悄把錫彤所托的事情，向胡欽差說了。瑞瀾出京之時，應了夏中堂請托，要查一個水落石出。誰知到了杭州，聽說有十萬銀子到手。暗想自己做一任學台，總算是天字第一號的肥缺，也賺不下十萬銀子。如今只須仍維持于原案，整整的十萬銀子滾進腰包，這般美事，如何不做，頓時把夏中堂的言語，丟在腦後，滿口應允。楊巡撫大喜，忙通知了劉錫彤將十萬銀子的庄票送給了欽差。錫彤又化了一萬，給胡欽差帶來的眾人，一切都說妥當，錫彤便在杭州候審。這時一應人証犯人，都已到來，陪審官寧波知府邊葆誠，喜興知縣羅子森，也都到了杭州，見過欽差。瑞瀾見一應事情完備，即定下日期，在公館內開審。

卻說楊乃武聽得京內派了欽差下來，特審自己一案，知道定是姊姊在京中見了夏中堂，所以派了欽差，這一回總得反平了冤獄，心中很是歡喜，那裡知道早已布下了天羅地網，依舊是個空歡喜咧。到了開審日期，欽差胡瑞瀾在上首高坐，正中供著聖旨，寧波知府邊葆誠，設了公案在欽差下面，下首卻是知縣羅子森。子森兩邊，坐著顧、龔兩個候補知縣。兩旁差人，排得齊齊整整，吃喝連連，好不威肅森嚴。胡欽差先把楊巡撫、陳魯傳了上去，都叩見了聖旨，方立起回話。欽差把以前審理乃武的情形問了一遍，又傳了餘杭縣劉錫彤，也跪請聖安，問過一遍，方把沈喻氏、王心培喚上，問了一回，依舊說是乃武謀斃小大。錢寶生也在堂上供了買砒給乃武。一應人証，都已問過，把小白菜帶上。邊葆誠喝道：「葛畢氏，究竟奸夫是楊乃武不是？」小白菜叩首道：「大老爺明鑒，小婦人早已供得明白，是楊乃武迫著小婦人幹的，小婦人不敢說謊。」邊葆誠把堂木一拍道：「葛畢氏，此話可是真的？」

小白菜道：「小婦人不敢胡說。」羅子森卻冷笑道：「我瞧你并非實言，不打如何肯說實話？」即命差人，上來打了小白菜二十皮掌，差人們早得了錫彤好處，吩咐對於小白菜不能用刑，因此這二十皮掌，一些不痛，小白菜越發相信林氏已運動過了，所以用刑不痛，忙叩頭道：「大老爺是青天，便打死了小婦人，也只有楊乃武一人，的確是乃武迫著小婦人幹的。」邊知府點頭，命人把小白菜帶下，將乃武帶上。

這時乃武雙膝夾損，已有些不良于行，扶上堂來跪下。胡欽差先喝道：「楊乃武，本官奉了皇上旨意，特來查明本案，你究竟

怎樣命葛畢氏下毒，毒死葛小大的，一一供來，倘有半句胡言亂語，立刻叫你身首不保。」乃武滿以為這一次可以伸雪冤獄，聽得這幾句言語，不禁又是一呆，覺得胡欽差的言語，又不甚對，暗想且叫一聲冤枉，看是如何，便叩頭道：「欽差大人，小人實是冤枉，被餘杭縣屈打成招的呀！」錫彤聽得，嚇得一跳。胡瑞瀾卻冷笑一聲道：「好，又是冤枉，你到了堂上，總先叫一聲冤枉。這般翻供，刁惡已極，先打你一個反覆無常。」即命差人，將乃武打了八十重板，乃武滿身棒瘡，怎經得起八十重板，早已血飛階下，昏昏死去。邊知府見了，便命人噴醒，乃武暗想：瞧起來自己性命，總是不保，仍是同以前一般無二。也知道大凡到杭州來審的人，都被劉錫彤化錢運動妥貼，自己休想翻供，除非到了京中，方有希望，不知姊姊在京，可能想到托了夏中堂告准部狀，把自己吊進京去審理，方能有活命希望，似今天的情形之下，不招徒然多受非刑。正在呆想，又聽得邊知府喝道：「楊乃武，快把毒死葛小大的根由從實招來。」乃武雖是這般思想，可是終不心死，忍不住又叫了聲：「冤枉，小人並沒有毒死人命啊。」羅知縣聽得，便向端瀾道：「欽差大人，瞧這廝十分刁賴，不動大刑，諒他又要翻供。」胡欽差點頭喝道：「快把這廝上了夾棍，用力的夾。」兩旁差人，頓把乃武雙足套入夾棍，狠命一收，只聽得肩肩作響，險不把乃下雙踝夾粒，乃武大叫一聲，立即昏死。差人忙鬆下強索，取冷水一噴，卻見乃武面如白紙，口中只剩下一絲游氣，不見醒轉。差人見了，忙把一大碗米醋，取過燒紅木炭，只一澆，一股醋味直沖進乃武鼻孔，方漸漸醒來，不住的呻吟。胡欽差恐乃武受刑不起死掉，不大穩當，即命帶下收監，過一天再審。胡欽差等都退了堂。劉錫彤瞧見這般情形，很是放心。回到寓所，只待審畢回去。

過了兩天，胡欽差又升堂審問。這一回卻是單審乃武，把天平踏等非刑陳列堂下，向乃武喝道：「楊乃武，倘你再不招認，本欽差立刻叫你死在堂上，瞧你怎樣再行翻供。」乃武也知道不招不行，不如招了免得受苦，便不待用刑，口稱愿招，仍如以前所招一般，說了一遍，候補知府顧德恆錄了口供，取給乃武畫了花押。一天風雲，完全就緒。乃武等仍釘鐐收監。喻氏、三姑等原回家去。胡欽差等退堂，擬了文書，把乃武小白菜二人的罪狀一如杭州知府陳魯所定，胡欽差回京覆命。邊葆誠、羅子森仍回原任，一切都辦理舒齊。

這公文到了京中，夏中堂知道之後，忙同王昕商議，王昕道：「這事究竟楊乃武是否冤枉，這倒得細細查明。」夏中堂道：「我也細細盤過葉氏，據她說的話，實是冤枉。我想這事不吊犯人進京審問，不能清楚。每個官員到了杭州，總給人運動變了心肝。」王昕聽得，沉吟了一回道：「這事若真是冤枉，要審理清楚，除非是命葉楊氏告部狀，方可有些辦法。」同善道：「告部狀也得准呀，不然，也是白費心機。」王昕笑道：「這卻容易，只要求醇王爺作主，那怕雙刑部不准，只是告部狀，要滾釘板，不知葉楊氏可有些膽量和義氣？」同善道：「這樣吧，我先去問葉氏，可敢告部狀？倘是敢的，便求了醇王爺作主，在太后前說好，告准了狀，請大人辛苦一趟，到浙江去提吊人犯，不是大人前去，恐路上出了岔子，把楊乃武謀死，那就糟了。」王昕點頭應諾。欲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